

四·二五上访：

争取做好人的权利



九九年四·二五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整齐排列，地面干干净净，见证的路人耳目一新，称道：“从未见过这么高素质的人。”

（明慧记者荷雨采访报导）15年前的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赴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中南海附近），为争取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利而和平上访。这震惊中外、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不仅给法轮功学员带来人生的转折，也对很多旁观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开启的已持续15年的法轮功和平反迫害、对“真善忍”信仰的坚守，更带给世界以希望。

不是“四·二五”导致迫害，而是中共邪恶本质导致迫害

旅居德国的著名学者、自由作家仲维光先生也是从“四·二五上访”事件开始了解、研究法轮功的。在离开北京的10年后，他在德国报纸上看到了“四·二五”事件的报道。经历了各种残酷政治运动，尤其八九年的血腥镇压再次以恐怖刷新中国人的记忆，在一个对强权噤若寒蝉的社会，上万民众竟然走出了明哲保身，走出了恐惧，出现在中南海和平请愿，真令他难以置信：

“因为我深刻感到，几十年的统治，共产党不但把中国传统彻底粉碎了，而且还象耕地似的，反复把地翻过多次，非常彻底。这时，法轮功突然地出现了！我当时是既震撼、惊喜，又百思不得其解，很多海外的人也都

不知道这么强的一股力量来自哪里。那时我还不知道法轮功有那么强的真、善、忍的价值核心。”

“按理讲，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没有诉求，也不过问政治，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他不关心，可中共为什么就要镇压呢？”

仲维光先生对中共将法轮功当作“头号敌人”并不惊讶，“这是因为中共靠谎言和暴力存在，而法轮功却讲真、善、忍，一定要说真话，生活在真实中，善与忍是跟暴力背道而驰的，这在彻底否定、粉碎了中共存在的两个支柱。这么多年法轮功就是朝一个真正的道德方向努力，自然就背离共产党了，它怎么容得下呢？”

无悔、不变的选择

现居纽约、当年北京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石采东先生，是当时被总理朱镕基带进中南海反映情况的三位法轮功学员之一。“归纳起来，我们当时反映的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能有合法的修炼环境。”

如果说当年无畏无惧地走进中南海时，还不谙中共的邪恶，在经历了十几年连宵风雨之后，见证了这场血腥迫害，经历了与亲人的长期分离和人生轨迹的巨变，对如果时光倒流将如何选择，石采东平静地说：

“当一个人真正知道了真理，能辨别对与错，善与恶，他的选择就不应因为压力和利益而改变。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会站出来维护真理，为所有人争取一个做好人的权利。”

当年中科院中关村大操场上，每天有上千人集体炼功，法轮功在北京知识界很普及。

择善固执 法轮功如中流砥柱

仲维光先生指出：“‘真善忍’是法轮功学员坚守的核心价值，通过对他们的长期接触和了解，我认为，这对于法轮功学员绝非只是一个美丽的口号。这个诉求坚持之久，当时没有被镇压下去，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还在不断发展深化。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信仰对个人和社会的积极作用，他从根本上在改变着人。”

“近代中国人丧失了根基，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道德和人心江河日下，整个国家、民族在败坏。而法轮功就象中流砥柱一样，在直接对抗、扭转着世风。在残酷的镇压下，在充斥着中共谎言的世界，面对歪曲和误解，法轮功不但没倒，还在稳定发展中弘传世界，并且在迫害结束前就在多国以反人类罪将迫害元凶诉诸法律，《九评共产党》和其后的退党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让人从精神上认清中共的邪恶，瓦解邪恶的创举，树立了一个正义的典范。”◇

别了，愚人节

【明慧网】我是大陆一名公务员，在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修炼法轮功已有13年了。

记得有一年，那天正好是愚人节，有位同事到我办公室办事。看见这位同事，我突然心血来潮，就跟他开了个玩笑。当然，玩笑是个一听就能听出来的漏洞百出的谎话，但没想到他毫不怀疑信以为真。后来反而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跟他说，没有这事，是骗你玩的。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他非常沮丧地说：“你为什么说谎？你怎么可能骗人？”我说：“对不起，不是故意的，今天是愚人节嘛！想跟你开个玩笑！”他边摇头说：“愚人节也不行！别人说谎可



以，你不能！”

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他说：“我发现现在我们单位就你从来不撒谎，言而有信。现

在社会象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昨天我朋友说这个社会完蛋了，无人可信，我就跟他们讲，‘也别太绝望了，至少我们单位有一个人从不撒谎。’可以说，你对我来讲是一种信心或者希望。如果连你都说慌，我真就……”从那天起，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愚人节了。

修炼前，我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迷茫过、随波逐流过；修炼后，不仅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应当如何活着，因此每天过得开心而充实。无论在任何环境，我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个说真话、看淡名利、做事先考虑别人的好人。◇

灯红酒绿中的坚守

【明慧网】一次，与我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承包商在我们例行检查后，请我们单位领导及随行的人员吃饭。那时，吃饭、小姐陪跳舞、唱歌、坐台一条龙。因为有关工作也往往在饭桌上进行，我也与他们一起吃饭了。

吃完饭，在舞厅里，一个人一个小姐相拥跳舞，我对来到面前的小姐说：“谢谢，我不爱跳舞，喜欢清静。”就一个人坐在旁边。老板劝我，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们有更高的标准要求，炼法轮功不能这样做”。老板说：“你这样的人少哇！我们必须得这样请吃啊，现在社会就是这样。”

其他人跳舞中就与小姐进了包厢了。一会儿，陆续出来了，面色都变得苍白，和进去时判若两人。

这种现象在江泽民在位那几年最严重。单位之间正常的业务来往、工程建设承包、乃至与镇、村联系工作、单位打民事官司与地方法庭工作人员接触都要吃饭、打牌、跳舞、



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中的辽宁大法弟子绘画《莲》进包厢。

我因所处的工作岗位，经常要参与其中，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个法轮功修炼者，严格用法轮功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洁身自好。后来在我们单位、系统，和我们有过业务来往的人都知道炼法轮功不沾酒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直到现在，凡是有接待吃饭，都会有领导或同事先替我声明“他不喝酒、不打牌”。

在劳教所、在洗脑班、在工作单位，狱警、政法委、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政保科警察、中共官员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他们衡量是否转化（放弃法轮功）的其中一个主要标准就是是不是抽烟了、喝酒了、骂人了、和他们一样近女色了。

我曾经在一个所谓“学习班”（洗脑班）

被迫害过，那个洗脑班就办在一个宾馆里，小姐来回穿梭，政法委书记、政保科警察整天和小姐打情骂俏。

洗脑班除用和法轮功学员人数相当的警察天天以审讯方式威胁恐吓，株连亲戚和单位领导，强制灌输和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等手段，他们还办舞会、酒宴引诱逼迫法轮功学员跳舞、喝酒。

有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警察竟然穿着警服和一个小姐在打牌过程中，抱在一起，在地上打滚。

“法制教育中心”、“学习班”，不管中共怎样用什么样的名称掩饰洗脑班的罪恶，在我们系统和单位的人都知道，那是教法轮功学员学坏和强制放弃修炼的地方，因为单位领导被强制当陪教，他们见证了洗脑班的下流。

最近，被中共控制的国内网站登载“淫乱、双修”的所谓案件，又一次栽赃污蔑法轮功。如果谁对此次色情栽赃感兴趣的话，不妨看看你们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网上说的那样吗？

双鸭山宝清县女教师遭迫害经历（二）

七送精神病院 两囚洗脑班

【明慧网】她曾被扔进狼狗圈、扒光上衣冷冻、鞭打、烟头烫、开水烫、同时戴三个脚镣子、被强迫吃不明药物和注射不明药剂、电击……

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并三次进京为法轮功鸣冤，常萍女士被七次送到精神病院、两次被劫入洗脑班。常萍于一九五九年出生，原宝清县第四小学教师，曾经患有严重的肾炎，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不得已提前退休。一九九九年四月，常萍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一周的时间，她全身所有的病都神奇般的痊愈。一九九九年七月，常萍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遭到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宝清县看守所两个月后，被劫持到佳木斯精神病院。下面是常萍自述被迫害经历：

打针灌药，被折磨

当时宝清县县长黄志文亲自开车和我丈夫一起把我送进佳木斯精神病院。当时需要四个精神病专家的鉴定书才能定位是精神病。我丈夫在工商局工作的同学杨晓平，联系了他在佳木斯精神病院工作的姐姐杨晓菊，引荐四位专家，我妹妹从外地赶来，花钱请他们吃饭。他们吃一顿饭两千多元，我看见我妹妹包里拿了很多钱，她说：只要我姐不被判刑、不劳教、能回家，钱我出。

在精神病院里，他们强行给我吃药、打针。我对他们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没有病，不需要打针吃药。他们就把我按倒在床上，不知道用的什么东西撬开我的嘴强行灌药、打不明药物针剂，一会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在我刚刚有点知觉的时候，他们就又强行给我灌药、打针。我长期处于昏睡状态。记得有一天，我稍微有一点意识，从镜子看到自己，两眼发直，披头散发，嘴角残留强行灌药时的血迹，我不觉潸然泪下，他们把我迫害的真的没个人样啊！我两只手直哆嗦，身体发硬，两腿两脚不听使唤。

他们使用损害中枢神经的药物来

折磨我，目的是让我放弃修炼。就这样将我迫害了一个多月，导致我什么也记不住，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象傻子一样，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使用的邪恶手段。

非法关押还要禁止说话

二零零零年，我第二次进京。在天安门广场，我和同修拉开自制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条幅。便衣警察跑过来对我连打带拽，推进警车，拉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派出所。

之后我被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人员接回办事处，公安局的姓林的老太太（当时马上要退休）用绳子把我们五人连在一起上了火车，又关进宝清县第二看守所。

一次县里来检查，所长尹邦恩说：“常萍你不许说话。”我说：“为什么不让我说话？”等县长来了，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还有一次，省、市、县联合检查，狱警把我关押到紧靠边上的房间，离他们很远。尹邦恩说：你不许说话，不许喊“法轮大法好”，如果喊了看怎么收拾你。等他们来的时候，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尹邦恩一听，赶紧让狱警郭某用胶带把我的嘴在头上缠了好几圈，郭某还狠狠地说：缠紧点，炼功就让坐老虎凳、手铐、脚镣子。我不屈服，他们就利用各种形式迫害我，长达一年之久。

二关精神病院

在宝清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后，我又被关进佳木斯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我不配合他们的迫害，他们就用电棍电我，把我绑在床上用麻醉药物折磨我。我开始绝食抗议，告诉他们我没有病，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们这样迫害好人是有罪的，你们要偿还的。他们把我紧紧绑在上，野蛮的用钳子撬开我的牙齿，用插管强行灌食，弄的我满嘴是血。后来学校没有经费了，610没办法，就这样在这里被迫害了九个月之后，

才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被扔进狼狗圈

二零零一年冬，我第三次去北京讲真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到许多大法弟子双手拉开条幅，还有打坐的。这时警车开过来，一警察问我：“你的条幅呢？”我回答：“打过了。”然后警车把我们拉到附近派出所，没收了我们的法轮大法书，询问姓名地址。有报名的同修就被驻京办的接走了。

我没报名，就被押到郊区派出所里。这个所长的名字叫刘可，审讯我的那个大个子警察一脸横肉，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没回答，他就把我双手绑在床上一夜。第二天，他又问我是什么地方的，我没回答，他就用烟头烫我的手背。我本能的躲闪，他就用一杯开水扬在我脸上，淌了我一身。然后他说要把我吊在外面的大树上冻，接着把我推到外面，又说：给你吊在树上太便宜你了。然后就把我推进狼狗圈里，一脚把我踹倒，他们就回屋里暖和去了。地上厚厚的雪，里面有两条狼狗，我在狗圈里坐了好长时间，两条狼狗望着我，我流着眼泪对狼狗说：狼狗啊！你的主人不分善恶，还这样没有人性，把我和你们关在一起。你们知道吗？我是法轮功学员，是为了维护真、善、忍被你主人抓来的，这是人类最大的耻辱啊！我看到那两条狼狗都流泪了。我心想，警察都不如那两条狗。警察过来看我毫发未损，气急败坏的刘可和那个大个子黑脸警察过来说：把她衣服扒光，狼狗不吃你，冻死你。然后就强行扒光我的上衣，让我在狗圈里冻。过一会他们看我没有事，就打我一拳说：是傻子吧？！给扔野外去。当时我想，我身上没有钱了，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当傻子扔到野外去我怎么回家呀？我就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他们说：听口音是黑龙江的。我就说我是那里的。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往附近的监狱里。

清代后期有位名叫夏同善的官员，他是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进士，字舜乐，号子松。他待人诚恳，喜欢帮助别人，为官后更是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是清末官场上难得的好官之一。

然而他在五十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去世后，他的一位张姓仆人痛心主人的早逝，很悲愤地说：主人一生行善积德，却不长寿，看来真是从此以后不必做好人行善事了。当天晚上，这位张姓仆人在梦中清清楚楚地见到夏同善来到他面前，并对他说：你白天所说的

究竟是短命 还是延寿？



话，真是大错特错了，你还记得吗，我在三十九岁那年不是大病一场吗？本来我今生原定的寿命到那时就应该终结了，是因为我一向行善，上天才给我延长了寿命。

正在此时，与张姓仆人一起睡觉的另一位仆

人忽然大叫起来，张姓仆人因此从梦中惊醒过来。张姓仆人问他为什么大叫，他说：我刚才清楚地看见去世的主人走了进来，一下子就忍不住喊了起来。两人又都向对方详细描述了一番，结果两人梦到的情况完全一致。张姓仆人知道自己的主人因为行善而延寿，从此总是向别人讲述这件事，劝人行善。（事据《劝戒九录》）

其实，善恶有报，真实不虚。然而每个人自身的情况都不相同，因而表现上有所不同，也造成了一般人无法分辨，正应了佛家讲的，人在迷中。◇



一个令人意外的问卷调查结果

据世界著名的国际关系、经济和商业杂志《外交家》（The Diplomat）网站消息，与其他同时被调查的民主国家相比，中国人反而不信他们是在被政府监控或审查。这是全球浏览代表英国广播公司最近进行的一项跨国民意调查发现的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

调查在 17 个国家展开，共有 1 万 7 千人参与投票，问题有关于政府监控、媒体和互联网自由、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自由。调查发现，“54% 的美国受访者和 51% 的德国受访者都觉得受到政府的监控，与此相反，76%

中国受访者不觉得受到政府的监控”。中国受访者这个比例比其它 16 个国家都高，也比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 16%。而且，中国受访者中只有 5% 的人认为本国媒体的运行是紧紧地由中共政府控制的，是不自由的。相比之下，69% 的韩国人认为，他们的媒体是不自由的，28% 的美国人也是这样认为。

文章说，中国人对于网络自由的观点更让人傻眼。尽管有 51% 的中国人认为互联网不是一个自由、安全表达自己意见的地方，但仍有 45% 的中国人认为是，这个指数仍远高于其他国家。鉴于近期中共非常公开地

打击互联网用户的活动，这些结果令人特别地惊讶。

傻了眼的西方人，对这种“有悖常理”的调查结果，作者只能提醒道：“人们必须小心，不要对任何一个问卷调查结果看得过重。”同时作者认为，更多的是由于“与民主国家相比，中国人对自由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从而造成了这种调查结果。

什么是“对自由的期待不一样”？难道中国人真的甘愿被愚民吗？认为自己只能象猪一样只有生存权吗？肯定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无视两百万网络监控大军的存在、无视中宣部对媒体的一道道禁令，而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呢？是中共的几十年的系统谎言骗术，是中共骗你没商量。◇

← 法轮功禁啥 中共扯（谎）啥 →

【明慧网】法轮功是绝对禁止杀生的，当然包括杀人和自杀。可是中共为了栽赃法轮功，制造出了许多伪案、假案，比如“天安门自焚”、“傅怡彬弑父杀妻”、“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天安门自焚被海内外人士普遍认为是栽赃法轮功的伪案，天安门自焚的录像可谓破绽百出。

这几天，大陆媒体胡乱转载了一则消息，说河南辉县破获了一起什么“双修”淫乱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第五讲中早

就明确点出“男女双修”是西藏密宗中的东西，“特别是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没有男女双修，也不讲这个。”难怪知道法轮功真相的人说，“法轮功禁（止）啥，中共扯（谎）啥。”

按理说，人家都禁止不让去做那些事了，你再说人家去做，你说得再有鼻有眼，老百姓也不相信。可中共不怕，因为它实行的是以国家为载体的恐怖主义，它封锁了法轮功的所有资讯。◇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